

圣火

戴辛 著



华夏出版社

圣 火

戴 辛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火/戴辛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ISBN 7-5080-1542-8

I. 圣… II. 戴… III. ①举重-运动员:残疾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91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11.125 印张 260 千字 1 插页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戴幸，男，祖籍江西，1952年生于北京，初中毕业去农村插队，现在包钢党委组织部工作，大学文化。近年来在《小说选刊》《草原》《鹿鸣》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百万字，创作的电视剧、小说等曾在全国评比和征文中获奖。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电视家协会会员、包头市作协理事、包钢文联理事。

主要作品：

小说集：《河韵》

小说集：《兰花草》

长篇小说：《圣火》

系列小说：《驼峰巷轶事》

报告文学集：《塞北热土》

电视剧：《挺起脊梁》

此书献给

功勋卓著的中国残疾人举重运动员
笑对人生抗争恶运的残疾人
所有热心于残疾人事业的健全人

写在前面的话

戴 辛

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叫做打土坷垃仗。在小伙伴当中，有一位患小儿麻痹一条腿拖拉着走路的孩子，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模样还能想起六七分来。打土坷垃仗时，大家分成两伙，这个孩子也会被分到其中的一伙中参战。这个孩子飞镖（投坷垃块）很准，只要一抬手，就吓得对方趴在土壤后面不敢探头。有时候，这个孩子所在一方会被打得落荒逃散，唯独他因行动不便而坚守阵地，任凭“枪林弹雨”而毫无畏惧地顽强抵抗，甚至将冲上来的“敌人”摁倒在地，胁迫对方停止冲锋。那时候，大家被他的勇敢和拚命精神所折服，谁也不敢因为这个孩子是残疾人而轻易招惹他，我心里说，瘸子真猛。

一九六八年，我下乡插队在内蒙古巴盟临河县的一个生产队里。经常和我们知青来往的人中有一位聋哑人，姓高，三十来岁，身体很健壮。哑巴人善良、勤快，住在弟弟家里，每天除了上工，还负责挑水、扫院子以及许多家务重活，虽然经常遭到弟媳的白眼冷待，但总是毫无怨言地默默干活。那时候我们队里的知青，过去大都在文艺队里呆过，吹拉弹唱一般地能来几手，晚饭后常将乐器搬到平平的屋顶上自娱自乐。哑巴每晚必到，边抽着喇叭卷烟边守住上房台阶，轰赶着不让娃娃们爬上来。大家都知道哑巴心善，凡

事不爱计较。也有个别人欺负他，甚至比划着奚落他，哑巴咿呀一气，也就埋头不吭声。还有人比划出张三媳妇李四闺女如何如何好，怂恿没有接触过女人的哑巴做出点非常之举，哑巴总是羞红脸，口中咿呀一气，把头摇成个拨郎鼓。哑巴人很“面”，但干活绝对好，劳动时总是干在头前，收麦时，我和他挨排割地，我常因腰疼难捱割割停停被他远远甩在后面，而哑巴割上地头，连汗也顾不上擦一把，马上回身顺着麦垅割回来接我，令人十分感激。我心里想，哑巴好人。

四十岁之前，我只接触过这样两位残疾人，虽然有那么一点印象，但随着岁月流逝，早已经渐渐淡忘得差不多了。直到今天写这个后记时，才又从尘封的记忆中想起了他们，还谈不上了解他们。

然而真正让我心灵震颤的是一九九三年九月上旬的一天。那天我去参加包头钢铁公司的干部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两位身披绶带的人，他们是刚刚获得国际轮椅五项运动会举重冠军的罗志强和他的教练李伟朴。大会开始后，首先由李伟朴介绍了英国比赛的情况，当讲到罗志强赢得两金一银，年轻的中国残疾人第一次走上世界残疾人举重冠军领奖台时，整个会场沸腾了，人们使劲拍手。我看到人人脸上发出一种平时难以见到的光亮。

毫无例外，我也是受到情绪感染中的一个，而且当晚彻夜难眠。第二天我就给李伟朴所在的单位打电话，请求与李教练谈一次话。第三天上午，在体校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我和素不相识的李教练坐在一起。他很健谈，对体育如数家珍十分熟悉。他对我谈比赛，谈感受，谈今后的打算，不知不觉过去了四个小时。当晚我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个六七千字的长篇通讯，题目是：用双臂举起世界的人。一周后，《包头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篇通讯。这时候我只是写残疾人比赛的过程，并没有想到其他更深一点的东西。

半年后，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李伟朴率残疾人

举重代表团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世界轮椅举重锦标赛，女运动员边建欣夺取3枚金牌并打破了3次世界记录，罗志强获3枚金牌并打破两项世界记录，贾维乐夺得了3枚银牌破两项世界记录。这消息真令人兴奋，李伟朴的队员已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体出击了。待到秋高气爽时，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上捷报频传，“李家军”打败了所有对手，20名运动员竟夺得举重项目的20枚金牌、10枚银牌和2枚铜牌，这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事后我与李伟朴谈及此事时，他那张本来就平静如水的脸上又多了几分茫然和无奈。他将送给我的比赛录像和资料推到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每个运动员饱受磨难的经历、为参加比赛付出的血汗牺牲以及他目前遇到的屈辱、挫折和困顿。说到动情之处，忍不住流下眼泪。他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人们谣传他在残疾人比赛中得到了多少好处，而实际上残疾人奖励与健全人奖励是无法相比的，他只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奖金，又几乎全部用来买营养品发给了运动员。这次交谈是在国庆节放假时候进行的，实际上持续了两个整天，我不仅吃在李教练家里，还和他的妻子、女儿谈了许多。回到家静下心来，我在深深地思考着一个问题：趴着的残疾人怎样才能和站立的健全人一般高呢？紧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所有运动员，看到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听到的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我的心被热血涌着被泪水泡着，再也无法平静下去了。我觉得我应该拿起手中这支拙笔，去写这些活生生饱受人世沧桑的残疾人。我没有刻意去实现什么爱国主义，但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洋溢着爱国的热情。

当长篇报告文学《壮哉李家军》发表以后，这时候的我非但没有卸担子的感觉，反而觉得时常有一种遗憾萦绕在心头，那就是有许多想说说不出来想写写不出来的东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闲时我去残疾人简陋的训练房，仔细观察他们训练时扭曲变型的姿

态和承受痛苦眼噙泪水的表情，抚摸着一触可得而残疾人必须要被人抱上去才能握住的双杠时想起这种遗憾，夜伏书案翻阅那些体育运动知识以及与此有关的人体学、心理学等书籍时想着这种遗憾。我最后下了决心：写一部反映残疾人生活的书，要写就写长篇小说。

我就是这样开始写《圣火》的。

写这样一部虚实相融的长篇小说和残疾人训练一样，是一个充满煎熬苦涩和渴望希冀的过程。一九九五年乍暖还寒时，我开始构思框架，四月份开始下笔，偏赶上五月份公司交给我拍摄电视系列片的任务，于是在白天带领剧组忙乎完之后，夜晚用浓茶和香烟支撑着创作，记得有一个星期熬过四个通宵。在这段时间里，我食不甘味睡不安然，只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断地涌动，催促我写下去。

我常扪心自问：你写这个为什么？直到今天也回答不上来。每逢我写不下去时，就想想那些运动员，想想那些残疾人，想想那些关心残疾人事业的健全人。与他们相比，我的付出是多么微不足道，于是就有了写下去的勇气。经过半年时间的写作，我完成了初稿。为了保持思路的清晰，我又立即动手修改并抄写了一遍。当最后完成时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了。我松了一口气，这才感到疲惫不堪，全身好像是扒了一层皮。

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痛苦像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其实，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大都有自己一段不堪回首抑或是痛苦的往事，不同的是，走出心灵困惑和身体痛苦的过程，残疾人要比健全人付出的多几倍、几十倍，这正是我仰视他们的地方。邓朴方先生说过：“我们残疾人运动员，经历了人生的磨难，领悟了人生的意义，以生命的投入，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这不仅是技能和体能的角逐，而且是向生命潜能

的挑战。”从这个方面讲，残疾人同时也是完整的人！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从远隔重洋的美国亚特兰大残疾人奥运会上再传捷报，我国选手罗志强在 100 公斤级举重比赛中，以 232.5 公斤的成绩创造出残奥史上新的辉煌，并打破了由德国选手保持的健全人力举世界记录。我听到喜讯激动异常，深深地为朋友祝福也为我自豪，因为自己的手和残疾人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

感谢所有关心这本书的人们！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日 于包头

第一章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年。秋天。

秋天里偏西的太阳旋转着。

旋转的太阳发出一波一波的光。

这一波波的光照在矗立北天的大青山上，照在滚滚南流的昆都仑河水面上，照在突兀孤立的明沙岛上，照在塞北钢城包头的房屋街道上。

沙岛，实际上只是一座土沙丘，十几丈宽，四五层楼房那么高，因紧靠昆都仑河畔，人们才这样叫。沙岛是方圆几百里内绝无仅有的自然景观，上面栽不活树，长不出草，只有明晃晃的沙。这沙岛从不因风沙堆积而增长一寸，也不因人为践踏而降低半分。关于沙岛是怎样形成的，也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并产生种种猜测。至于它为什么会在这个需要大量建筑沙石的工业城市中存在下来，似乎并没有谁去认真地想过。沙岛挨着昆河大桥，大桥连结厂区与居民区，每天清晨和傍晚，数万辆自行车和汽车拥挤在路上，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河水般奔淌流泻，人流与水流在大桥交叉而过。人流中或许有人会匆匆地朝沙岛望上一眼，然后更加匆匆地离去，仿佛途经十字路口的一座筒子岗楼。

边伟雄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岛上面，几个钟头没挪地方。天

上无云，地上无风，初秋的阳光依旧热辣。他那半寸短发里一层热汗刚被干燥的空气吸干，又一层汗珠冒出来，可他仍然觉得心里发冷。

他，四十岁的男人，还从来没有尝过悲哀的滋味，即使平日里遇到愁肠百结的时候，也从没有低过头。近日来，他的情绪越来越坏，几乎坏到了极点。当那些失望和痛苦经历闪电般地从他的脑海里掠过时，当他心中的躁动和苦涩酸辛不能以任何方式得以宣泄时，他还是第一次想到了“悲哀”这两个字。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心中这种寒冷的感觉算不算悲哀。

他到沙岛上面来，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里，让阳光驱除心中的寒冷，然而任凭他怎样地晾晒，却总也做不到。

昆河西岸是白云钢铁公司一片一片的厂房，厂房上面弥漫着一层浅灰色的烟雾，西斜的太阳就浮在这云烟氤氲之上。边伟雄就是在那片厂房中的一个车间里开始了他步入社会后的第一次体验。

……那个车间是做顶头的，顶头是轧制无缝钢管的必用工具。当他第一次去搬几十斤重的顶头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抱起来，勉强走了几步，便不得不撒手扔在地上，早累得气喘吁吁。班组一块干活的几个人哄笑起来，其中一个说：“尿大的东西，回家吃奶去哇！”他就羞红了脸。那时候他已经是待业好几年的青年，个头将够一米六，穿鞋戴帽才有四十七公斤体重，咋干得了这种活？他记得，在学校时有一次下乡劳动，农村里的一个农民拍着他的脑门，说过一句“尿大的东西能干甚？”这样的话，当时的他小小年纪，没有把尿和裤裆里的东西联系起来，还以为是马粪球驴粪蛋，是嫌小的意思，及至后来弄明白，心里真生气。当他又一次听到那个工人说出这种话来时，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举着拳头就朝那人冲过

去。谁料那个工人不慌不忙等他冲到跟前时，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拎小鸡似的原地转了几圈，一松手像是扔个顶头般把他摔个脸朝天，嘴里嘲讽说：“想打架，你还得练练。”

从那天起，边伟雄就憋了一口气，非要练出个样儿来不可，免得再受人欺负。他从长跑开始练起，每天早晨从家里跑到沙岛再跑回去，开始脚上打泡，后来就磨出了硬茧。以后他不待天明起身，长跑的路程越来越远，每次跑到沙岛后再沿昆都仑河向北跑到十里外的山脚下，然后再折跑回来。长跑使他的身体壮实起来，干活也有了劲，别人也不再小瞧他了。他渐渐跑出了名堂，三年后在市里取得好成绩后又参加了全自治区业余马拉松选手赛，竟超过了不少表演的专业选手。然而就在他手托奖牌踌躇满志时，得到专家评论却是：“先天不足，身矮腿短，不适合中长跑。”“年龄偏大，没有培养价值。”他不由得伤心落泪。

比赛归来，边伟雄在家里躺了三天，想来想去不服气，可自身条件就是这样，不服气又有什么办法？他终于在一番琢磨之后走进了市体校举重教练王彦的办公室。

王彦年过半百，花白头发，是位脾气耿直的老教练，那天正戴副花镜趴在桌子上看体育报，就听见身旁有人轻声唤他。

“王老师，我想跟您说句话……”

“说吧。”王彦头也不抬地说。

“我……想跟您学举重。”

王彦略微抬头从眼镜上方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小个子年轻人，漫不经心道：“多大啦？”

“二十六。”

“学什么不好，要练这个？”

“不！我要练。”边伟雄固执地说。

王彦摘下镜子往桌上一扔，口气严厉地说：“你当举重好玩吗？”

要吃苦，要流汗，要反反复复练一个动作，压不出你的屁才怪。”

边伟雄脖子一挺，毫不含糊地说：“我愿意！”

王彦听见这话，眼睛瞪得老大，盯住边伟雄看了一气，慢慢放开紧绷的脸：“随我来。”把边伟雄领进了训练馆。

训练馆里摆放着几副举重器械，王彦拣一只椅子坐下，吩咐边伟雄：“自己上片，从 40 公斤开始，举几个让我看看。”

边伟雄上好杠铃片，连举起三次。王彦让加 10 公斤，边伟雄有些摇晃地举起。王彦又让加 10 公斤，边伟雄费尽吃奶的力气才举起来，已经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王彦再让加 10 公斤，边伟雄一点没犹豫地照办，正准备去举时，王彦走过来用脚压住了杠铃。“70 公斤，你还能举吗？”

“能！”边伟雄咬着牙说。

“孩子，放开手。”王彦脸上露出些笑容，“实话说，这个重量你是举不起来的。老师答应你的要求，从明儿起跟我练吧。”王彦说完转身走了，甚至都没问一下这个学生的姓名。

王彦教练的训练方法就是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上甜，不断地在杠铃两边增加份量，要求自我加压，大运动量练习。边伟雄在这种训练中吃尽了苦头。每逢精疲力竭时，还必须坚持增加额外重量的练习。有时他累得躺在地上动不了，身上就要被教练踹上几脚，“不想练就滚！”于是，他从地上爬起来再接着练。就这样，他苦练了两年，成绩提高得很快。王彦看中了边伟雄是个苗子，一方面把他调到举重队，一方面盯紧训练，口口声声要他不举则已，一举惊人。

果然，边伟雄以较强实力参加全国青年锦标赛，在轻量级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为草原钢城争得了荣誉。然而就在同年，因为王彦教练无节制超运动量的训练，致使边伟雄膝肘关节严重受伤，被迫停止了运动的生涯。

边伟雄离开体校那天，一步一回头地望着老泪横流的王彦教练。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受伤是训练方法不当造成的，连王彦教练也认为内因是决定的因素，风吹花落终究还是自己长得不结实……

昆都仑河水夹杂着泥沙总是浑浑浊浊地汨汨奔淌，流向十几里外的大黄河。阳光照在水面上，闪动着斑斑驳驳的亮点。从沙岛往东南瞭望，远处一片居民区中央露出一条尖角型的红色房脊。那里是一所小学校，边伟雄从举重队出来后，在这所学校里再次尝试人生的艰难。

“……边老师，从现在开始，你要带八个班的体育，每周十六节课，希望你能安心工作，把学生带好，我们是白钢教育处的重点小学呢。”

校长李芸是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女性，人长得精瘦，鼻梁上架着一副六七十年代常见的那种白塑料框的近视镜。在看过边伟雄的情况材料后，抬起头来用一种严肃甚至刻板的口气对他说。

边伟雄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称他为老师，脸面略红了一下，显得很有些不自然。

李芸又打量一番边伟雄，说：“还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教师要处处注意为人师表，在学生中树立自己的形象，更要时时维护这所学校已有的声誉。”

边伟雄用手拉下还搭在肩上的运动服，脸上又红了一下，心想李校长对一名体育教师真够认真的，几天前他还是一名运动员呢。

“嗯！”边伟雄身子一挺。

边伟雄在小学体育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他的确把自己的职业看得十分神圣，每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他带的学生体育达标率节节上升。这期间，由别人介绍他与一名叫胡玉玫的姑娘相识并很快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一个女儿，取名边小婕。

八十年代中期，女子举重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

边伟雄心活了，他跑到小学所属的白云钢铁公司教育处，请求组建一支少年女子举重队。这件事经过研究还真被上级部门答应了下来，决定由他在各所属中小学中挑选队员，训练地点就定在他所在的小学校里。

边伟雄心里非常高兴。

李芸校长听了这消息老大不乐意，但还是腾出一间教室作为训练场地。

边伟雄从中学里借来了举重器材，为选队员他跑细了腿，好不容易才找来九名小女孩，其中最大的十四岁上初中二年级，最小的小学四年级才满十岁。训练第一天集合时，门外突然闯进来一名妇女，指着他的鼻子责问：“你有孩子没有，让不让自己的孩子练这个？”他平静地回答：“我的孩子还小，长大些也可以练！”“放屁！”妇女急了就骂：“谁练这个长大了就跟你一样成个武大郎！”他气得脸色煞白，两手颤抖，这种带有污辱性的语言刺痛了他的心，他恨不得照那张脸狠掴一巴掌，可是，家长心疼孩子，无论说出怎样的话，作为一名教师都要听，更何况李校长口口声声要他维护学校的声誉。他终于忍了又忍，把手抄在背后，扭头往别处看。

那个家长气哼哼地把自己的孩子拉走了。

“你们谁家里不同意，现在就走。”边伟雄大声说。

“不，我喜欢举重！”一名叫小红的孩子说，两只小辫一翘一翘的。

“老师，我也不走，爸爸妈妈不让练，我就偷偷来。”一名叫小燕的孩子嘟起嘴巴说。

“我不走！”

“我也不走！”

边伟雄意识到，只凭自己的愿望和孩子们的好奇维持不了几

天，必须要说服家长才能保证训练。他一家家登门拜访，磨破嘴皮耐心说服，终于让家长们点了头。

边伟雄小心翼翼开始训练，绝不许孩子们因举重出现半点差错。在生活上，他对待孩子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们有时早上来不及吃饭，他就买了早点用毛巾包上等在教室门口，下课时让她们吃。这使班主任感到惊讶：“你们有这样的教练？”

岁月匆匆，光阴似箭。两年的训练，孩子们进步飞快。这一方面是孩子们刻苦训练，另一方面洒下了边伟雄辛勤的汗水，另外又得益于家长的支持。

终于，这支小小女子举重队在参加自治区的一次比赛中取得了惊人战果，因表现不俗被推荐赴山东泰安参加全国浪潮杯举重锦标赛。比赛中，小红三次打破了48公斤级全国纪录，小燕获52公斤级第一名。琴琴的成绩竟超过了当时美国女运动员创造的世界举重纪录，这一成绩虽然不会被外国人承认，但毕竟是一鸣惊人之举。

当孩子们手捧奖牌围簇在他的身边合影时，他的心中涌出一种无比激动的喜悦，比当年他自己得奖还要高兴。

当他带队回到学校没几天，上海体育学院一名教授尾随而来，通过与钢铁公司联系，要走了琴琴、小红和小燕。接着自治区体专接踵而来，又招走了其他队员。当孩子们痛哭流涕与他分手时，边伟雄心里难受却流不出眼泪。他不由得摇头叹息：“为什么这些队员不能在我的手中走完全过程？”

一天，李芸校长带着一副严肃的神情走进教师办公室。“边老师，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边伟雄问。

“经学校申报，教育处研究，准备给你报评小教一级职称。”